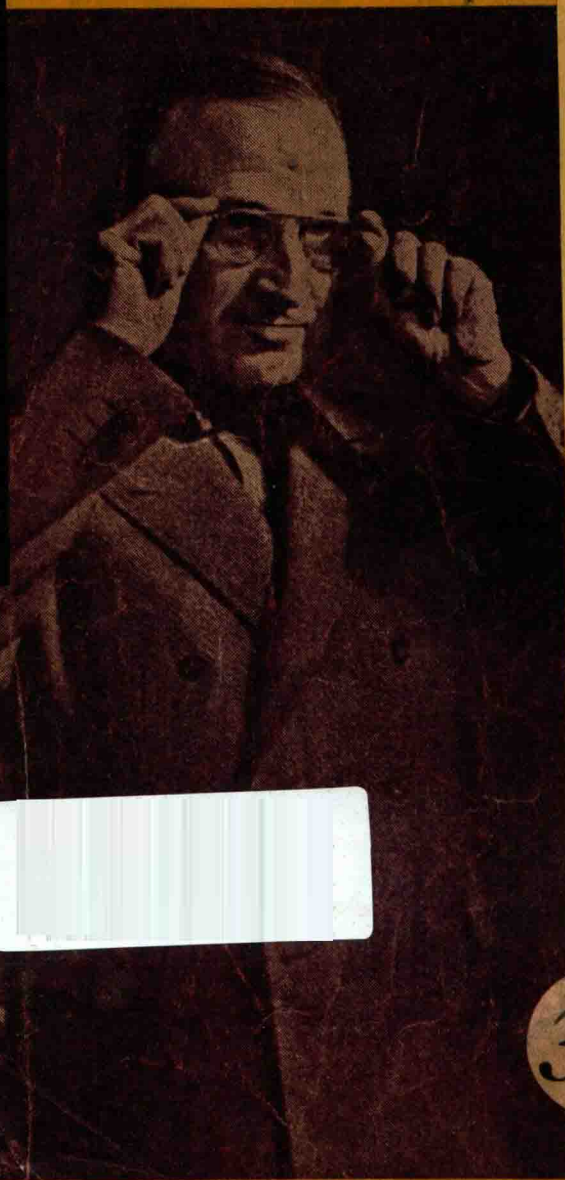


西點



• 識知際國輸灌 • 化文方西紹介 •

約簡稿徵

- ◎日本刊絕對公開，歡迎投稿。
- ◎小說，遊記，傳記，政治新聞，政治人物，學術風光，銀色新聞，科學機奇，通訊，散文，均所歡迎。
- ◎來稿附足郵票，並註明詳細地址，不用退回。
- ◎一經採用，酌致薄酬。
- ◎來稿編輯部有刪改權。
- ◎來稿請寄本社西點編輯部收

West Point

期三十三第



刊月半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人：

汪 陽 申 波

發行人：

馮 棟 斌 善

出版者：

環球出版社
上海二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
八號 • 電話 九二三三四 •

承印者：美靈登印刷公司

經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七局執照
本埠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中國圖書公司
上海書報社

處銷經約特埠外

台灣	漢口	廣州	廈門	青島	杭州	常州	無錫	蘇州	九龍	雲南	成都	衡陽	陽明
前中國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國文化服務社
馬六甲	星加坡	吉隆坡	怡保	檳城	芙蓉	馬六甲	星加坡	吉隆坡	怡保	檳城	芙蓉	馬六甲	星加坡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新明報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店

本刊已呈奉中宣部及內政部核准登記內政部頒發警京滬字六十七號登記證

• 價定 •

每冊金圓券八元
定三月「六期」金圓券五十元
郵費在內

西點

33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 時事評論 ·

國際風雲談

陸君平（四）

論美國對華政策

越 鞠（八）

· 政治軍事 ·

裴理亞——蘇聯的反間諜領袖

薛 衛（三一）

羅斯福的秘密特使

藍 依（二八）

血戰安齊烏

哈蒙少將（十）

哲弗生和美國獨立宣言

鍾寶水（六四）

英美的空中走私

陳 鷹（五七）

· 國外通訊 ·

這日子不好過

（特約美國通訊）

張汝志（五四）

日本經濟在進步……（特約日本通訊）

羅司（三八）

巴黎航信

（特約法國通訊）

平凡（五四）

烏克蘭的婦女（附圖）

安及立娜（六一）

· 倫揚小說 ·

小牛與愛人（附圖）

非文（一八）

· 人物傳記 ·

史太林傳

胡馬（四四）

英國的聖人

周文（五〇）

美國副總統巴克萊小傳

曾風（五九）

原子能專家科里洛夫

林惠（一七）

· 名著選譯 ·

破舟……

何凱（六六）

盧梭的悲劇……

夏兒（五六）

· 西書節譯 ·

希特勒活着嗎？還是死了呢？……

梅雋（七〇）

國際風雲談

陸君平

杜魯門連任與世界

客：十一月二日美利堅合衆國舉行總統競選，事前全世界的電訊報導幾乎一致預測杜魯門將在這次競選中宣告敗北，今後四年白宮主人已非杜威莫屬，即連杜魯門本人亦預感有落選可能，而說出一「白宮乃全球最佳之牢獄」的話來，然而競選結果，杜魯門居然獲得意料以外的勝利，據你看來，構成杜魯門勝利的主要條件有那幾點？

主：先生們提出來的問題，正是一個全世界輿論所關切的問題。首先我們要提出，今年美國總統競選，是在美國廣大人民不滿杜魯門政府及其所推行政策之下所進行的，客觀的條件，的確對杜魯門相當不利，何況華萊士自脫離民主黨而另組進步黨後，也大大的削弱了民主黨的力量。其次，支持杜威競選總統的有四大獨佔資本集團，這就是洛克斐勒、摩根、梅隆以及比休，這四大獨佔資本集團，都是主張對外擴張，杜威如果能够當選，對於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此外，胡佛和杜爾斯也不遺餘力的支持杜威，當時氣餒之魯張，簡直使杜魯門爲之側目而視，然而經過激烈競爭後，杜威竟被澈底擊敗，民主黨並且已自共和黨手中奪得

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這確非一般人的預料所及。我們分析杜魯門獲得勝利的主要原因，大概不外乎下列兩點：第一，美國一部份人民雖然知道杜魯門的對外政策，早已和羅斯福的和平外交大異其趣，但以爲杜魯門的外交政策至少要比杜威的外交政策來得緩和，馬歇爾計劃雖則已使美蘇關係箭拔弩張，但尚未至正式破裂的階段，杜威如果當選，將使美蘇關係趨於無法協調的地步，因爲杜威是一個極端的反蘇份子，他和美國獨佔資本集團的對外擴張政策，可能使美國和蘇聯發生戰爭，美國一部份人民雖然盲目的反蘇，但要他們立刻到前綫去製造炮灰，他們是不得不作慎重考慮的，在這一點上，即連美國平時最反蘇反共的公民，也對杜威的戰爭外交，發生了恐懼心理，主觀上對杜威和支持他的獨佔資本集團發生懷疑和恐懼，客觀上也就是幫助了杜魯門的競選。第二，就對內政策而言，杜魯門所執行的雖然是扼殺民主，壓迫勞動人民的政策，但在程度上還沒有共和黨議員所擁護的「塔孚特——哈特萊法案」來得格外積極，這個法案剝奪了工人組織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且在對付黑人的政策上，共和黨也比民主黨更爲冷酷，杜魯門就在這種不利於杜威的情形下蟬聯了總統。

客：據你說來，民主黨和共和黨，杜魯門和杜威，祇有程度上的不合，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是不是？

主：民主黨和共和黨所代表的都是獨佔資本集團的利益，而不是美國全體人民的利益，所不合的是兩黨推行政策的方式和步驟，民主黨主張緩進，共和黨主張急進，雖然最終目的仍是一致，但因爲手段不合，便構成了兩大黨的矛盾和衝突。

客：據你看來，華萊士的進步黨，他的對內對外政策是不是適應美國廣大人民的要求？主：在這次大選中，進步黨的華萊士縱然沒有獲得勝利，但他的政治影響却日見擴大，由於他的對內對外政策定在適應美國人民的要求，他組黨還不到一年，已經得到千百萬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支持，例如這一次選舉，即有二千五百萬人民擁護華萊士當選總統，現在民主黨雖然獲得勝利，但進步黨的政治鬥爭，仍是堅強的在發展下去，在下一一次的美國大選中，進步黨的力量將會壓倒民主黨和共和黨的。

史杜會談有可能嗎？

客：據倫敦九日廣播，華盛頓先鋒時報所傳杜魯門可能在下屆議會召開前，前往蘇聯，親自和史太林協商和平，以解決歐洲和柏林問題，據你看，這消息有實現的可能嗎？

主：我們以為杜魯門如果確有此意，那倒不失為解決美蘇歧見的方法之一，但在杜魯門是否確有此意，目前尚不得而知，而且即有此意，能否實行又頗成問題。過去杜魯門曾有派遣大法官文遜到莫斯科去晤史達林的計劃，但這計劃結果却被馬歇爾全部推翻，以此為例，杜魯門即使有赴莫斯科的動機，但在各方阻礙下，能否成行是不無可疑的。

客：不錯，馬歇爾在十二日記者招待會上說，莫斯科裝出歡迎杜史會談的姿態，是蘇聯和平攻勢之一，蘇聯此項攻勢是想利用人民愛好和平的心理，使美國處於不利地位，此外，英國首相艾德禮也反對史達林，杜魯門和艾德禮的三頭會議。

主：最重要的是華爾街獨佔資本集團以及軍火商等，對和平根本不發生興趣，爲了積極向外擴張，以及推銷大量軍火，任何方式的和平談判，他們都是不屑一顧的。

政策決定法律的戰犯定讞

客：遠在國際軍事法庭，最近已對日本甲級戰犯廿五人判決死刑和徒刑，判處死刑的有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等七人，判處無期徒刑的計有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等十六人，判處有期徒刑的是重光葵和東鄉茂德二人。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起一直到民國卅四年九月日本正式投降止，日本在中國所屠殺的軍民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這筆血債應該如何償還呢？

主：血債須用血來償還，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日本既在中國屠殺千百萬人民，即使鎗決十萬個日本戰犯和行兇的軍官和士兵，也並不算多，何況是被判罪的戰犯僅僅是二十五人，更何況在這僅僅廿五人中，還有十八個戰犯可以倖免於死，所以東京國際法庭的定讞是完全不合法的。

客：然則東京國際法庭爲什麼要有這種不合法的宣傳呢？

主：美國要扶助日本重振軍備，使成爲遠東的反共堡壘，就不得不在這一方面討好日人，君不見首席檢察官季南不是拚命製造各種理由，圖爲日皇裕仁開脫罪責嗎？

客：裕仁是不是戰犯？

主：我們以爲裕仁應該是天字第一號戰犯，因爲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都是得到他的

批准以後才發動的，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元兇，如果不處以極刑，實不足以平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憤，更不足以爲今後破壞和平的罪魁禍首戒！

客：季南首席檢察官庇護裕仁，企圖爲其開脫罪責，於法於情都說不過去，此例一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如果還活在世上，不是也可以獲得免訴的嗎？

主：如果根據季南的看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如果還活在世上，當然也可以獲得免訴的特許，可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早死了三年。

客：遠東國際法庭威伯審判長，曾稱裕仁是戰爭的罪魁，並且還說當日皇裕仁發動戰爭和下令停止戰爭的時候，都足以證明他的權威。

主：我們同意威伯審判長的看法，但裕仁獲得免訴特許，完全是出於季南檢察官的意見，季南檢察官則以麥克阿瑟元帥的意見爲意見，麥克阿瑟元帥決定不將日皇裕仁作爲戰犯審判，是想利用裕仁把日本造成一個遠東的反共堡壘，這種主張純屬政策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然而遠東國際法庭竟拋開法律而談政策，實開國際法庭史無前例的惡例，受禍最烈的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種審判的。

蒲立德的悲哀

客：據說蒲立德失勢了，有此一說否？

主：蒲立德本是民主黨，及後因見共和黨勢力大增，遂投奔杜威，可以說投機失敗了，當杜魯門再度當選後。

客：那麼蒲立德的調查報告會發生些什麼作用？中國朝野有一部份人仕寄深望於此呢？

主：按事實而論，蒲立德的報告並不會發生多大作用，美國對華路線在最近可能有變動，其路線不會因蒲立德的一紙報告而有所決定。

客：那麼美國對華政策將有何變動？

主：說得圓滑一點，「不久的將來」將有變動，至於如何變動則請拭目以觀。

論美國對華政策

越 翰

——譯自密勒士評論報

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很難有具體明確的解說。

過去中央政府某些人士的看法，杜威如果當選總統，對華援助可以大量增加。這是一向情願的幻想。他們不知道杜威即使當選，對華援助也得顧全許多相反的意見。

本年共和黨和民主黨對華援問題，存在着極不相容的見解。共和黨主張華援必須增加，民主黨認為必須大大減少，甚至於對停止援助。由於共和黨的壓力，民主黨作相當讓步，終於投了贊同援華的一票，但從這時候起，共和黨的積極態度，反而緩和了許多。

中國政府對於杜威競選演說的援華主張，未免過分重視。其實杜威的主張，前後也不一致。去年六月，杜威發表第一次競選演說的時候，曾公開指摘杜魯門，對於南京沒有儘量作政治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去年十一月五日和七日，又曾提及杜魯門援華政策，主張每年援華經費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應分作三年或四年撥給。那次杜威提出援華數量，已較杜魯門大為減少。後來杜威對於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的援華數量，也表示滿意。

范登堡過去反對民主黨的援華不徹底。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他認為美國政府對於援華政策，沒有能够認真執行，以至忽略了中國方面的需要。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他讚美中國蔣總統，並促美國趕快作對華援助，但同時却又懷疑中國的當前局勢，耽心美國牽入旋渦。

我們不妨說，最近共和民主兩黨的援華意見，已漸趨一致。但杜魯門重行當選以後，對華政策有無變更，現在很難作正確估計，這要看中國以及世界局勢演變到何種程度，才能斷定。

南京方面某些人士，如果對於上述情形，有相當了解，就不至於過分關心美國大選的結果。即使這次杜威競選沒有失敗，美國的對華政策，也不會有何重大改變。

再看國內的形勢。

自從七月以來，共黨在軍事方面獲得某些成功。大城市被共黨佔領，若干劃入美援地區，已告陷落。瀋陽本由美國列入工業援助計劃，便是一個好例。這情形可以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美國當可發現計劃某些方面無法實現，另一種看法是美援地區縮小，美援的運用可更集中。

南京某些方面，曾和美軍駐華當局有所洽商，希望萬一青島被共軍襲擊，美國駐軍能代替中國軍隊，防護青島。這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但最近事實證明，美國當局已毅然拒絕。

現在外國人士的談話裏，已不再聽到美軍登陸，保護美僑生命財產的計劃，而是如何遣送眷屬到香港，或遙返美國。這種企圖雖不能斷定代表美國政府的意見，但可證明在華居住的美國人士，已不得不將原有的觀點改變。

過去外國教會人物，對於共軍絕少提及，現在却有些天主教徒或耶穌教徒，開始討論如何在共軍佔領區推行宗教工作。

本來這些現象，如果政府軍隊着着勝利，都不值得注意。但現在瀋陽陷落，華北軍事吃緊，華中共軍蠢蠢欲動，外僑飽受威脅，他們對於將來很少有所計劃。

上海字林西報曾刊載克利扶蘭的談話。根據他的談話，如果南京政府失敗，美援計劃難望繼續進行。不過他對這問題，沒有作正面答覆，僅說美援是根據兩國政府的協議進行的，只要是美國承認的政府，美國有給予援助的義務。

我們不妨這樣假定：美國在現階段中，不會立即承認共黨政權。然而根據克利扶蘭透露出來的消息，華盛頓方面某些人士，對於這個問題，已有所考慮。

南京政府如果能繼續維持現狀，美援也還不至於立刻中止。否則美國仍無限制的繼續援助，恐怕不可能。退一步說，美國在中國內戰時期，援助決不會有所增加。

本社
最近
出版

十二月八號的秘聞

關丁
雷諾
著

每冊 金圓拾元

各書店報攤均售



● 哈蒙少將作戰回憶錄 ●

血戰安齊烏

美國哈蒙少將作

一九四三年八月，聯軍攻克了西西里島，九月初，又在意大利半島登陸，進展神速。近年底時，聯軍已佔領了拿破里（Naples），撒利諾（Salerno）等主要城市。翌年一月，聯軍突破德軍的「冬季防線」，使德軍不得不將主要的防禦軍力移到羅馬之南的「格斯塔夫防線」（Gustav）。

「格斯塔夫防線」防禦堅強，同時氣候又使德軍得到種種便利，故而聯軍至此就無法繼續獲得進展。

於是，聯軍想出了兩個計劃。一是在卡西諾（Casino）之外切斷這個防線，另一是在北方五十英哩的德勒尼安海岸的安齊烏（Anzio）地方登陸，以便繞道襲擊「格斯塔夫防線」的後方。這兩個計劃相繼實施，但無一成功。尤其是安齊烏一役，付了相當大的代價，非但不能「直搗羅馬」，而且還吃了幾次不小的敗仗。

安齊烏這一役，從一月二十二日起到五月二十二日為止，這一段時期內，聯軍第六兵團死傷士兵達

三萬人之多，內中計陣亡四千四百人，重傷一萬八千人。德國方面的報告，說俘虜聯軍六千八百人，此外還有不少人失蹤。由此可見聯軍所付代價的重大了。何況除了失傷之外，還有三萬七千人因在濕地上作戰而染得疾病。雖然大部份患者恢復健康後，仍即來作戰，可是在危急的情勢下，他們的不在是很容易被覺察到的，而這一個莫大的弱點。

德軍的死傷無法準確決定，惟根據被俘的德軍十四軍的文件，大概可以證明，在這一時期內德軍死傷的總數和聯軍的數目，大致相差不遠。

雙方的犧牲都是如此慘重，安齊烏戰役的重要性也就可知了。但是我以為，在聯軍方面評定安齊烏的重要性時，與其要考慮奪得安齊烏的灘頭堡後所獲如何，還不如考慮失去它以後的損失如何，來得好些。就拿一件來說，假使安齊烏失去，聯軍就要損失五萬兵力及其配備，還得損失現在終於守住安齊烏的砲兵隊；至少聯軍要損失另

那末所產生的反應一定很強烈。希特勒會親自下過命令，囑手下必須將橋頭堡奪回，不管一切犧牲，所以在這一片周圍山峯聳立的平原上，血戰一直繼續着。要講述安齊烏一役的詳細情形不很容易。這一役



起初被認為是一次短時間的閃電戰，但後來戰情逐漸發展，竟自突擊戰演化成空前慘酷的包圍戰和延宕戰，敘述這一役的經過，必須從頭說起。

一九四三年秋，美第五軍和英第八軍企圖向意大利半島的「脊柱部份」大舉進攻。並預定在十一月左右於德軍陣地後方的海岸登陸。這一個計劃被提上一個暗號：「興格爾」Shingle。起初的決定，是要克拉克將軍Gen. Mark Clark指揮下的英第五軍越過德軍防線，攻至列里河流域（Liri Valley）；同時有一支軍隊在地伯爾河（Tiber）河口的南方登陸，兩軍預定於第六號公路上會師，共同向羅馬推進。

可是到了十二月初，事實上很明顯地可以表示出，第五軍還是無法擊破「格斯塔夫防線」。所謂「格斯塔夫防線」是沿急流的賈立利諾河（Garigliano）及拉比度河（Rapido）所建築的，以卡

西諾爲左翼的堅強據點。這一帶地方岡巒起伏，裝甲車不能參加作戰，是守禦的理想地帶。德軍因此得到不少方便；他們在山峯的頂巔上架起大砲，竭力反攻。使第五軍的進展不得不停止下來。

聖誕前不久，聯軍高級指揮部的長官在突尼斯會晤，將「與格爾」計劃

加以修改。當時聯軍的情報專家，堅決認爲德軍「並無新的補充而僅有的只是少數疲困的後備軍」。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相信德軍沒有足量的兵力，不能在兩個戰線上作戰，因此，安齊烏的登陸可以威脅德軍的後方，使德軍來對付新的戰場而減弱了「格斯塔夫防線」的防禦力。那時只要買立利諾河的守軍一少，聯軍就可能突破陣線，長驅直進。

聯軍的情報處又這樣的臆斷——以什麼理由作爲根據則我不得而知了——說德軍被壓迫得如此之緊，他們一定不能迅速向安齊烏增援。據臆測，在安齊烏登陸後至少要隔十六天，德軍方能從北意大利抽出二

師人以上的兵力來援救。

現在我們才知道——從被捕獲的德軍的紀錄研究而得——德軍早已預知有這樣一次登陸，但他們並不知道被攻擊的到底是那一個港口。他們擬定了一個可伸縮的計劃，準備隨時隨地對付聯軍登陸的威脅。



• 將 少 蒙 哈 •

結果，聯軍大失所望，聯軍所希望的滅弱「格斯塔夫防線」的防禦力並未實現，德軍極少將南方戰場的兵力抽調回去。出乎意外的，反而有許多新軍從北意大利，南斯拉夫，法國以及德國本土等地調來。雖然聯軍屢次出動空軍施行轟炸，但德軍的調動依然迅速異常，不因之阻礙而遲緩。

聯軍順利登陸的那一天，是在日暮以前，立即能向聯軍的灘頭堡疾驅而來的德軍竟有二萬人之多。二天以後，他們已有了雙倍的軍力，在數字上已勝過聯軍。在幾天的功夫裏，德軍已聚集了七萬優秀的士兵，準備澈底消滅聯軍的進攻。

有一點必須認清：安齊烏之役並非是一次大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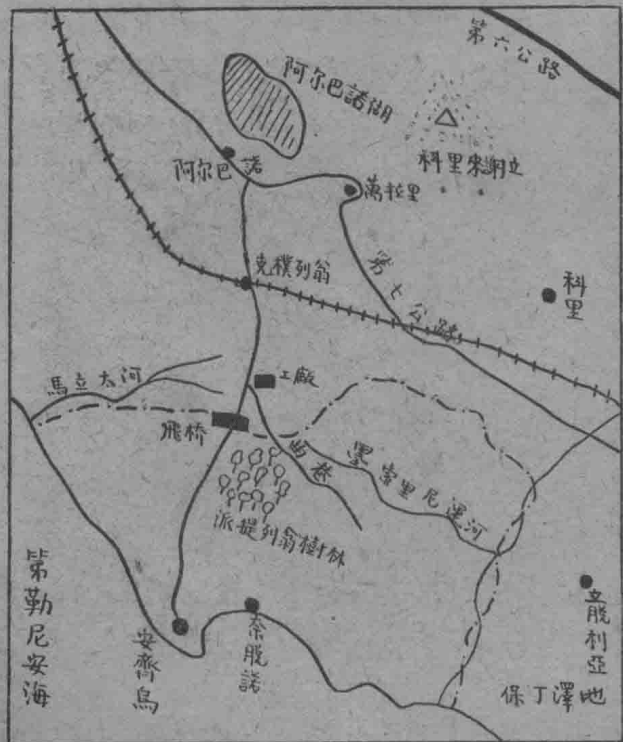
的登陸戰。須知在一九四四年初，聯軍的大部份船隻早已派遣到英倫三島去準備諾曼第的登陸，留在意大利戰場的英美軍艦究竟有限。船艦既少，海運當然大受限制，在最初登陸之時，只有兩個師——美第三師及英第一師——和若干專門的部隊能够上陸。另外兩個師——美第四十五師和作者（美國哈蒙少將 Maj. Gen. E. N. Harmon）所率領的第一裝甲師——不得不等在拿破里，等登陸艇和自由輪組成的小艦隊回來，再載得去。

登陸後一星期左右，一月二十九日我率領的第一裝甲師才抵達安齊烏。安齊烏及其附近的奈脫諾 Nettuno

，這兩個「犖城」位於羅馬正南三十哩處；墨索里尼秉政的時代，這兩個城鎮一度會成為極炫耀的礦泉浴場，在沒有毀於砲火以前，這裏的別墅和旅館都是挺

美麗的。海灘背面是一帶開懇過的土地。這一塊沿岸的平原就是我們灘頭堡的所在。東南部，有一個澤地，稱為保丁澤地 Pontine Marshes 與平原隔着一條「墨索里尼運河」 Mussolini Canal。

西北部，直到地泊爾河，是一片地勢起伏而多森林的耕地。北方與東北方都是山峯繞伏着。我是生長在浮



蒙德 Vermont 的，故而對於青山岩壁有特殊的愛好。可是一到安齊烏以後，却開始對山嶺憎惡起來。科里來湖立 Colli Albani 是一個火山圈。高三千一百呎，在距沿岸平原二十哩處陡然屹立。附近有阿爾巴諾湖 Albano，教皇本來在此建

有避暑處。東面是李比尼山 Lepini，德國砲兵在此據高臨下的，向平原上的聯軍猛轟，佔得不少便宜。淺灣裏的沉沒了許多船隻，登陸艇卸下所載的士

兵和軍火，每次只能有一隻。我收拾了一些隨身用的物件裝在袋裏，乘汽艇上岸。我和我的參謀長杜威上校(Col. Lawrence Dewey)跳上一輛吉普，由嚮導領我們經過瓦礫遍地的街道，到第六兵團的司令部去。

司令官羅伽斯少將 Maj.

Gen. John P. Lucas 見我們到了那裏，站起來歡迎我們，他放下烟斗，和我們握手。這時砲聲從微風中，遠遠地傳來，鎗聲也隱約可聞。

「我很快樂，能够遇見你，」他簡單的歡迎語。「我們這裏需要你。」

羅伽斯將起初的局勢告訴我：在登陸的頭兩天，聯軍推進了七哩，但是此後的德軍阻力就大得多了，顯然敵軍以全力來防衛，並且準備反攻。羅伽斯將軍見到德軍數量突然激增，在聯軍兵力寡眾懸殊的局面下，向科里來謝立火山發展。

聯軍對付目標是抓住天然的堅固據點，使德軍不易反攻。美第三師直撲向內地西斯透納(Caserta)城，英第一師向阿爾巴諾公路(Albano Road)進軍，攻克模列翁(Campoleone)那一個重要鐵路公路交叉據點，再

盡力前進。這個戰略正需要第一裝甲師協助掃清阿爾巴諾公路左翼，再向克模列翁會師，作一個小包圍。中午開始，第一裝甲師陸續謹慎地登陸，黃昏將近，我的坦克已經衝進了派提列翁樹林(Padiglione



• 被炸後的臨時軍醫院 •

Woodo，就露宿在那裏。將軍們固然是有許多事需要顧慮，可是不用擔憂住宿。我走進派提列翁森林，一切都舒齊了，電訊裝置及指揮帳，床之類雜物都由船上運到岸上了。只是我對於住宿情形稍加以變更，不惜重加時間功夫將裝置妥當的蓬帳搬開去，因為離開那裏二十五碼遠有一隊英軍野砲隊，所以命令卡車將一切東西搬到平原上去。我在非洲作戰，有了不少經驗，砲隊終將敵人的炮火引了來，而我又不得不死在安齊烏登陸的第一個晚上。

這正是個典型的安齊烏之夜，德軍飛機空襲不止，軍火——我們的——像火箭一樣向空中飛去了，廢鐵片雨般的落下來，我用一架簡單的汽油爐燒晚飯，天氣很冷，我和軍官們圍着火工作，炮火整夜未停，沒有人好好地睡着。

據情報說，在西斯透納和克模列翁的德軍，力量薄弱——正同以前的情報工作一樣——，是一個大錯誤；德軍的確不會準備防守，可是却已準備就緒反攻了。可憐的第六兵團却正向那裏行進。寶貝 Bie Dab 領導的先鋒隊，在黑夜中向西斯透納偷進，到天亮時，離城只八百碼，在德軍手掌中了。太陽升起時，一陣陣密集的機關鎗與炮火來歡迎他們，毫無疑問，他們被包圍了，憑了戰壕掩護，他們苦戰了一個早晨，中午德軍坦克出現了，以無比的火力來掃清戰壕，他們用火箭炮及坦克炮勉力週旋，結果一切都解決了，只剩六個人逃回來。

第一裝甲師也遭到了厄運，就在這一個早晨，我們的巨型許門坦克 Sherman 和輕型坦克，還有第六裝甲團的步兵開出森林，掃向英軍左方，那些英軍正苦戰得不可開交，在那條阿爾巴諾公路上。我們的作戰計劃有錯誤了，馬立太 Moleta 河的這一區，就是我們的一師所被指定的作戰地帶，是不可能以坦克車作戰的。雖然在定計劃之前，空軍已攝得照片，看來這裏是一連串淺低的窪痕。可是我部下的坦克駛到，見爲五十呎深的溝沼，坦克隊長下令迴避那些深溝時，却又因爲駛出了硬路面的道路而陷入泥濘中去了，正月裏的陰雨綿綿使這裏成爲一片泥沼了。

這個懊喪的消息報告四總部來，我想起陷入溝沼裏的四輛坦克，就命令一輛裝甲車去拖救；裝甲車又被德軍襲擊了，於是又派了好些坦克去救，結果在安齊烏得了第一個教訓——別以好的去跟縱壞的，正如

賭輸了就別再想翻本，換一處試試手氣。我却太笨了，爲了營救四輛坦克，結果損失了二十四輛。

爲了這樣一個意外，我坐了一輛吉普，親自到那地區去視察，在這地帶作戰誠然是困難的，我想起利用一條廢棄了的鐵路，這條路在泥沼中彎曲地引伸着，我們只有沿此進攻，打到我們的目的地去。可是德軍並不放鬆，因此我們的步兵只得在坦克掩護下，通過敵人的機關炮火。我覺得如果我們以全力進攻，是能通得過的。

第二天早晨，我們以全力試一試，果然頗有成就，竟形成一條狹長的走廊，我們和德軍都稱之爲「大姆指地區」。結果在一個最困苦的地方，解救了一隊英軍。就在克模列翁車站附近他們以少數人力居然能嚇住德軍，衝到這裏，可是再不能前進了，離德軍只隔着一個沼澤和一排鐵路上的欄柵，德軍的炮火不住的在他們頭上落下。

我乘了一輛坦克，因爲坐在吉普中的生命是不會長的，注意我的坦克作戰，坦克左右散開向德軍猛轟。我坐的那輛坦克停在山上，走下來看看，滿地全是死屍，走路得非常留心，我從沒見過如此慘象。

我叫喊指揮的長官，地洞中鑽出來一個滿身泥濘的伍長，已經是軍銜最高的生存軍官了。他僵直地立正。

「戰事怎樣？」我說，事實上不必問了，遍地儘是回答。

「還好，」伍長說：「初來時共一百十六人，現

在只剩十六人，我們的命令是死守到太陽下山；若是運氣好些，我們可以不成問題的守着。」

聯軍的計劃失敗了，面對着的是鐵一般的德軍攻勢。第三師攻不下西斯透納，第一裝甲師和英軍在阿爾巴諾公路又不能順利推進。英軍在「大姆指地區」損失過重，第四十五師派往阿爾巴諾公路上去增援，指揮官是伊格爾少將 *Maj. Gen. W. W. Eagles*。

接濟的一個月帶來了可怕的死亡，每個人知道德軍兵力遠超過我們，他們準備把我們驅入海中，我們被逼在狹小的海岸邊上，情勢是早決定了，裝在火車上的巨炮實施高度的轟擊，休息了很久的德國空軍又大形活躍，猛炸我們的海運。

在安齊烏，前方和後方從沒有閒話和爭論，前方兵士和後方服務人員，從小兵到少將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是在火線上。在這樣一塊荳腐干的地方，德軍的炮火和炸彈沒有一個角落不到。英軍指揮官彭尼將軍受傷了，送回去，由田不烈少將 *G. W. R. Temple* 代替。第六兵團的軍官們在奈脫諾走出以地下酒窖作為司令部時候，都被炸死了。

岸上的蓬帳是作為臨時醫院，並且隨時儘可能的趕快送到船上去，可是被稱為「人間地獄」，而且大地著了名，因為這是被轟炸的目標之一，事實上灘頭堡上就沒有有一方土地不是德機轟炸的目標。所以士兵雖然受傷也不願聲張，他們寧願挨在前線，倒不致於就死。有一次高級軍官因為我的軍帳太近前線了，要向後遷移，我老實的對他說，比後方總還安全些。

我很相信素有訓練的軍隊，善于戰爭，可以多守些時日，也相信戰爭是艱苦的，可是我從未見到像安齊烏同樣的戰役。小工，登陸艇駕駛員，運軍火的人，炮兵及軍醫都不能例外，像兄弟一樣平等互愛，可是都得拿起鎗桿拚命，工程師，空中部隊連廚子都不時得上前線去作戰。確是同舟共濟，沒有自私，這種情形即使使在其他慘烈戰爭也不會見到，而這次勝利却正憑了這一點神奇的力量。

德軍全力逼我們後退，所以西斯透納一區相當的靜寂——所謂靜寂，正如暴風雨和無可比擬颶風而言——阿爾巴諾公路不住的攻擊和反攻。有一區原是法西斯的農場建築，一幢幢三四層的房屋都被一吋一呎的爭奪過。我們的軍隊稱之為「工廠」，現在是一片瓦礫場了，可是參與該役的軍人，提起了決不會忘却這一場惡夢似的事實的。

英美軍幾次三番想奪回「工廠」，終歸失敗。二月十二日德軍在這一小地方聚集了十二萬德軍，全是最精秀的部隊，後來比利時荷蘭甚至於德國本土，我不曾見到過有同樣的軍隊。希特勒的命令是必須將聯軍驅出意大利。

德國的主要反攻開始在二月十六日，據後來德國傷兵說，即使是傷兵也趕起來，扶了拐杖作戰。半夜裏開始，到天亮時二路進軍，炮火猛烈得時時驚醒我，夢裏跳起來，思索那一方面需要坦克援助。

第一天德軍各處進攻，進展很小，然後主力沿阿爾巴諾公路推進，聯軍在這條血染的路穩定的後退，